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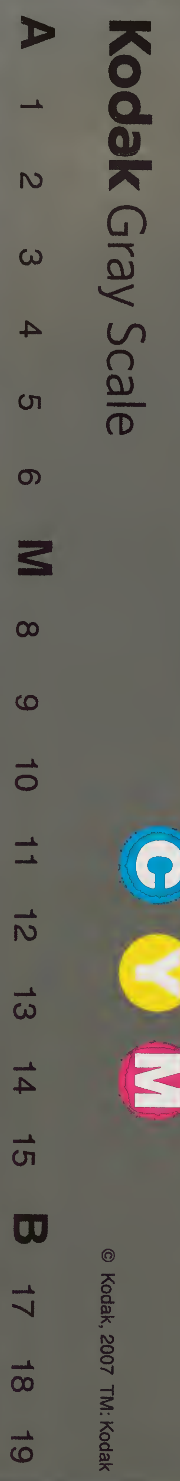
西書纂系笈

五十二之四

漢書門類			
二	一	三	六
三	九	函	號
五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九	五	書	
二	八	六	
二	五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85 (373)
函號	389 198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十二

淺草文庫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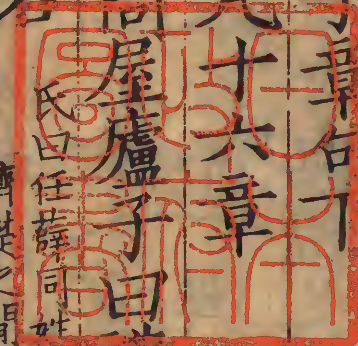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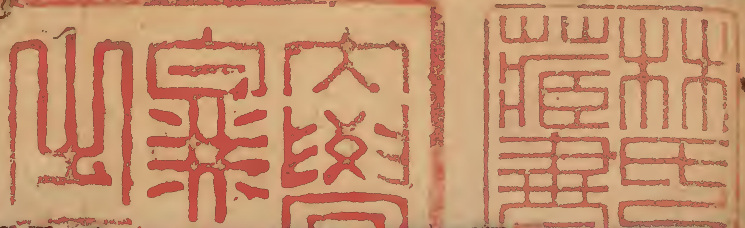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孟子集註纂笈卷十二

通志堂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冰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反樓樓之

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雷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給則不得食

則將給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給音軫樓音婁

給戾也同拗振固相違也韓樓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

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

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

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毫

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

趙王欲用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注瑟每

一弦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

和所以斷丁亂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音木是也

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鴛鴨也匹音木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疏

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
 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
 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舍胡反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
 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
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音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
 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
 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
 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曰又得褒如似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白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据小弁詩序而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鬱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

作此以自責也亦据凱風詩序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免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踈同

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慳口莖反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

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

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

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

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

身者故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

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

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

張奇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

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

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

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又箋見論語十八篇孟子言以為為肉

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

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

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

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

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按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云對曰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

通志堂

韋為商伯矣又按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杜氏兩存其說集註亦兩存之

張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驗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

方伯連帥帥

上所類反下所律反○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

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引穀梁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

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

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久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古疏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楚王善之是慎子為善用兵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

音潮

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狠反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

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時至欲與

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

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魏文侯時李克能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糴食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糴食以飲食饋

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上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如字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

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音潮則去之矣箋見論語十八篇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囿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此所謂際可之仕也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去衛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見書說命膠鬲

通志堂

遭亂鬻

余六反

魚鹽文王舉之

膠鬲本商紂臣公孫丑篇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以紂之亂

隱於魚鹽故

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

去聲

國箋論語十四篇孫

叔敖隱處

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

史循吏傳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

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左宣十二年傳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叔敖也

里奚事見

形旬反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生

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

謂竦

荀勇反

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

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

胡登反

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

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

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

平聲

微故必事理

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

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弱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

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

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

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

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

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

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

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

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

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福者知正命則不處上危聲

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活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

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

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

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

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乎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

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

矣

欲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是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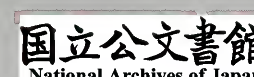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名積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

去上聲而去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

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也舜事箋見公孫丑上史記正義曰苦讀如監音古窳也窳音庾病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

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

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

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

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詞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

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

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

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

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左襄二十三年

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旬反龍在田天下文明

者見易乾卦○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

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

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形向反下同也晬

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

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

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

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反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形句反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攷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

毫利物是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

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陞沒反放

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直為反也所以稱平聲

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

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

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

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

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略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

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

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

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

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

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

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

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

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齒淺反

幽之意也

四字本杜預左氏傳序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地輒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辟讀作譬動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

曰集註於夫子之牆數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

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

仞亦八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

其井也

○呂侍講曰

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

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

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

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

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跽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跽音徒訖與欣同樂音洛

跽韻書音所尔反又所盤反

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

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

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

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

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

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

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

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

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食

嗣畜許

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

儀幣帛而後發見形面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

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眾人

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



張達

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若忝反○程子曰此言聖人盡
 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
 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紿之忍反

紿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上聲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
 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繅七緇反緣俞緇反。既葬除之。按儀禮喪服章註。公子君之庶子也。疑當時

通志堂

三子子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反人力已至

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

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

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

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

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也祭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注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

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

二百六十三
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箋見前篇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

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

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胡傳序桓續也楊子亦曰春秋美召陵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櫓擊舟友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無流漂杵孟子言

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為謂商人自相殺非謂

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

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夫罪也陳去聲

制行杭音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

序作百按出車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則三百兩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孔安國云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

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目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反茹音汝袵

之忍反果說又作嫫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音也茹亦食也袵畫俗作衣也二女

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錄趙氏以果為侍廣言聖人之心不

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

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

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

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

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囿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

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

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

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

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

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以祀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

稷之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

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壝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

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

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

民為本社稷亦為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

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 趙岐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 至微賤也然得其心

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是

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

之意 記郊特牲天子大蚘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有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

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郵表畷謂田畯之官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貓虎五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

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也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謂不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聲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

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慙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

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

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
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
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
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
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女九反也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鍾縣平

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之上

蠹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

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

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

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兩馬謂之服服旁兩馬謂之駟夫子脫駟即此也古者為大夫方許駕四馬天子用六馬駟旁兩

馬謂之駟

城中之涂與途通

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

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

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馮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馮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趙岐註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

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

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史記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

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愚按所稟者

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

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
 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
 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
 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
 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

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反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

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樂正子志

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

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冒^{高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

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六字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

按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孟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

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公宮故力役取之於冬又按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田獵追寇賊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凶札則不用之

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

之法亦此意也

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也尹
綰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尹

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與叟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

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餽音忝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平聲佞
 隱默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
 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
 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
 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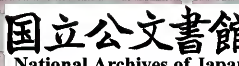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
 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
 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
 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喪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見史記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粵勾踐范蠡大夫種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對曰粵本無一仁大夫仁者

云云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穰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穰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爾雅羊棗俗呼為羊矢棗又名導

曾子

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涉反箋見論語鄉黨篇

炙

之夜反

炙

音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狷音 綃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

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

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

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

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

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反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比其事業又見富國及正論等篇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聲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孟子集注卷之四

二十一

通志堂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禹反闒音奄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

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

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

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奄如今之宦者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

去聲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

徒回反

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

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
 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
 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
 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
 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
 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去聲正君子
 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

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
 曰君子取夫扶音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
 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音遙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

許偉反

也為湯左相

去聲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

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梁惠王見之而稱叟則其年先後可槩見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

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扶又反下同

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

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

又以見夫

音扶下同

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

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

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

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

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
 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
 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
 情也哉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